

教育经济与基础教育创新 信息简报

2022年04月第02期（总第65期）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2022年04月29日

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七）

【导言】在科技高速发展、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教育作为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与重要抓手，日渐成为各国、各界、各领域关注的焦点。为清晰地阐释国际竞争力、教育国际竞争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明晰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优劣势，寻找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中心开展了“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专项研究。以期通过多维度比较、多视角分析明确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情况，并结合多国经验与本土现状总结提炼出提升路径与发展建议。自第59期开始，中心将陆续推出“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专题稿件。

2.3 基础教育创新的国际经验与比较

基础教育阶段的校外教育（after-school education）是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由校外教育机构通过丰富的学习内容、多样化的活动形式、弹性化的组织形式以及灵活的管理模式对儿童、青少年进行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特殊教育活动。从效果来看，校外教育对儿童及青少年的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其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人格的培养与完善及学生的个性化及社会化，从而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具体来看，在校外教育方面，各国模式及侧重点略有不同。因此，本节选取了具有典型的国家即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新加坡、芬兰及以色列分别进行加以描述，以发现其各自特征。

2.3.1 日本：普惠模式

（一）应试文化下服务于学生升学需求

日本自 1971 年起政府便提出要在终身学习理念下明确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各自功能并将其体系化。自此，日本开始了一系列促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合的措施，但这些活动大多集中在周末且在社区实施开展。

1977 年，日本开始施行“宽松教育”模式，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学生压力。在学校教育中，即便是考试成绩很好，但若态度和出勤较差也会导致学生评价下降。其原因在于学校被视为并非仅仅是开展“知育”教育的机构。但在现实中，因为入学

选拔主要还是采用笔试模式，主张“全人教育”的校内教育制度和重视“知育”的入学选拔制度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另外，虽然日本的高等教育升学选拔机制呈多样化，但无论是国立公立大学模式还是私立大学模式均注重学生在入学考试中心测试中取得的成绩。所以，很多学生投向校外教育以满足提升成绩和升学的需求。

具体来看，日本的塾和预科学校是实施校外教育的主要机构。虽迄今为止并未有对这两类校外教育机构的严格、规范的定义，但从其日常提供的教育内容与功能可见一斑。其中，塾具体可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承担学校学习辅助功能的学习塾，另一种是侧重于升学考试教育的升学塾。但实际上，多数塾可同时兼具以上两种功能。通常情况下，塾的授课对象为初中以下教育阶段的学生。学生放学后，去塾上语文、数学、英语等教学辅导的课程，这些课程均与升学考试相关。塾的经营主体有个人，也有在全国范围内设置若干连锁分校的垄断性塾。预科学校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高中生及复读生，是偏侧重于升学应试教育的课外教育机构。但随着“少子化”的影响，高等教育升学适龄人口的减少，复读生数量急剧下降，很多预科学校的招生对象都转向了在读高中生。另外，部分预科学校也开始提供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人员考试等职业资格的应试培训。更为具体地，日本的校外教育机构种类繁多且关注点各不相同。如复习社提供补充性复习，补习社提供补差性辅导，预习社依

靠题海战术和竞争性练习，升学社的对象是希望取得更好成绩的优等生。另外，部分校外私立机构也具有朋辈效应，即成为结交朋友与朋友一起学习的地方，有些甚至成为了幼儿中心。

自1992年开始，日本18岁人口急剧减少。也就是说，在“少子化”导致学生数量大幅减少，大学升学规模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背景下，希望进入高选拔性大学的学生对校外教育抱有更强烈的参与意识。正因此，校外教育的功能也并未因升学规模的扩大而弱化，社会对于塾和预科学校的需求也并未降低。

（二）以面向生存发展与社会适应为导向

日本校外教育课程内容的创设以提高学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核心素养为目标，以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全面发展的需求为导向，对学生进行“心灵教育”，以丰富学生对社会、自然及日常生活的体验，注重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与个性化的培养。

日本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培养儿童的“生存力”，而“生存力”养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丰富学生的人格。“生存力”的培养需要通过学校有组织、有计划的学习，加之家庭亲子关系与社区同伴游戏等注重学生与不同人之间的交流而形成。换句话说，只有在学校、家庭、社区之间实现良好协作及各类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生存力”。

以日本最主要的校外教育——“课后儿童教室”项目为例。

可以发现，该项目为面向所有儿童的普惠性教育。其面向所有的小学生，政策目标覆盖到所有的小学校区，在接受对象方面无群体针对性。项目开展的费用同时源于中央政府、各省县市及学生家长。其中，中央政府与各省县市分别提供 1/3 的资金，家长只负担少量的儿童保险费。2010 年日本国库向该项目补助了 45 亿 5600 万日元，加之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为项目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课后儿童教师的经费与社区学校合作总部、社区未来教室周六教育支持活动等其他社区教育活动统一发放。

另外，“课后儿童教室”项目由各小学校区的运营委员会承担。运营委员会由小学、社区团体、PTA（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即父母与教师联合会，是由学生家长 and 教师组成及会员间互相学习、开展活动的社会教育团体）等相关人员组成。另设协调员负责协调及策划，志愿者负责具体实施。协调员责任重大，需要把握社区一切可用的教育资源，最大限度的促进学校、社区居民、行政机关及其他相关人员参与到项目中来，并协调各方关系，推动项目的实施。

该项目的实施不设专职的工作人员，由志愿者担任的推进员与教育活动支持者合作负责指导学生们的学习。其中，志愿者主要来源于社区团体以及从事儿童教育、文化及福利的相关 NPO、企业、退休教师、高校学生等。这样的组合有利于扎根社区并建立良好的交流关系。同时，建立居民间良好的沟通网

络，在促进学生课外发展的同时促进社区建设。

（三）重视校内外教育的协调与合作

日本的《教育基本法》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学校及家庭等责任主体必须为校外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且必须切实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为校外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并贡献力量。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发布的《市区町村教育委员会及中学校长关于学校与外部力量合作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与1994年相比，2012年对学校与学习塾协同合作持肯定态度的公立中学校长比例显著增加，从27.3%上涨至50.2%；认可聘请学习塾讲师到公立学校任教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19.1%上涨至2012年的46.3%。可见，日本大多数地区教委与校长都认为，学校应和包括学习塾在内的民间机构合作，积极推动体验性学习、劳动性学习等多样化的学习内容。

在此历史基调下，2013年起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始推行“周六教育活动”，并通过修订《学校教育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以学校协同校外人才、民间企业的形式共同推进“周六教育活动”。另外，强调包括学习塾在内的校外教育机构也有义务助力教育委员会与学校共同推进活动的进行，并助力丰富教育内容。2019年，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发布了年度事业报告书。报告书显示：各地政府与教委对学习塾行业教育资源利用需求持续增长，协会开始组织带头引导学习塾积极协助学校教育。2019年间，协会接受了来自全日本7个

地区的委托，并协助调动所属区域内的校外教育机构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协同辅助支持工作。其中，包含向学校提供教师培训、试题、教材及免费的升学信息咨询服务等。

技术也促进了多种方式的结合。日本的学习城（School City）作为一种新式的校外教育机构，可让学生通过个人电脑网络，在家里或地区枢纽进行学习。网络学校主要提供三方面的课程：一是书面学习资料；二是通过网站自学；三是通过远程会议与课程参与学习。学习城有自己的课程及客户群体且覆盖区域广泛。同时，学习城有附属公司，主要负责翻译、软件开发、评估体系构建及广告等。另外，校外教育机构提供的培训形式包括了函授课，其费用比补习学校、私人家教的费用更低。

总的来看，由于日本以建设终身学习体系为中心，积极推动校外教育体系的改革，试行“学社融合（the Fusion of Communities and School）”。以此来促进校内与校外、校外与校外教育机构之间的统筹与协调，从而共同促进对学生的个性化、创造力、自主意识、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并帮助其形成正确的学习观、人生观与世界观。所以，日本将校外教育视为学校教育的一种延伸，注重开拓校外教育机构在民众自我教育与相互教育中作用的发挥。日本校外教育机构的数量和体系规模极为庞大，上至市区（町）下至街道（村），一般均设有校外教育机构。

2.3.2 韩国：产业化模式

（一）私教育细分市场特征明显成为重要产业

韩国的校外教育被称为“私教育”，主要以提升学生考试成绩作为主要目的，包括私人开设的辅导班、家教以及通过互联网、习题册等方式进行的课外辅导。2000年，韩国高法院宣布：韩国政府于1980年7月30日制定的《禁止一切校外辅导》的法律“违反”宪法，理由是“它侵犯了人们教育自己子女的基本权利”，从即日起将其废除。2006年韩国政府颁布《第二次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基本计划》，明确“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人才强国”。自计划实施后，全国50%的中学设置流动教学班、导入早起入学和早起毕业制度、强化英语教育、实施“放学后学校”教育等，为校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自此，韩国校外教育迅速发展。同年，韩国课外辅导的家庭总支出估计为2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8%。韩国课外辅导为教师和相关员工带来了收入，其支出模式具有更为广泛的经济涟漪效应。

韩国校外教育产业规模巨大、学生接受校外教育的时间长，但一直被描述为“公立学校系统的敌人”，挤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家庭支出，但其效果有十分明显，让学生及家长欲罢不能。《纽约时报》甚至称韩国“企业化规模”的校外补习班为“韩国教育体系的支柱”。根据韩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2020年的数据，2019年韩国K-12学生中约有74.5%接受了私教育。

此外，经合组织（OECD）关于经合组织国家私人教育支出的数据显示，韩国在亚洲支出最高。

韩国校外教育机构将不同的阶层看作为不同的细分市场，并为其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有学者通过访谈研究发现，收入与学历较低的家庭是市场上的低端消费者，他们缺乏经济能力，且对校外教育机构的质量缺乏判断力，对教育制度改革方向等缺乏理解。首尔等大城市甚至以有名的校外补习班为中心形成了高地价富人区，如首尔的大峙洞更被韩国人称为“教育特区”。经济条件相似的大峙洞家长们往往组成学习小组，共同选择校外教育机构老师，并要求补习班只向相似家庭条件的子女开放，富人区学生凭借参与的校外教育质量与时长与其他学生拉开了差距。在一些情况下，韩国的校外教育还扮演着筛选角色，即学生能力强但家庭较为贫穷的孩子最后可能只能进入到排名靠后的大学，因为这些学生的家长无力负担高昂的校外教育辅导费用。

（二）借助科技力量推动智能化辅导

韩国私教育市场火爆，盈利空间大。所以，依靠私教育扩张的上市公司达十几家，如能率教育（株）、daekyo、Megastudy等。另外，巨大的利润促使韩国许多其他类型的企业也纷纷染指私校外教育行业，如SK通信与上市私教育机构CHUNC DAHM合作开发的Smart Learning service“English Bean”等。

作为韩国最大的在线网络培训机构——Megastudy于2000

年被创办，且被韩国人誉为“对教育和网络狂热追求的完美结合体”。Megastudy 的子公司和分公司共有 11 个，遍布韩国江北和江南，业务也从建立之初的高中阶段延伸至小学、初中以及成人，业务范围包含线上教育、线下辅导、图书出版等多个领域。Megastudy 最初以高中复读起家，以打造明星讲师网上授课为中心而后并购线下面授企业，但其主业依旧是网校，线下面授仅为辅导。中后期，Megastudy 开始对其内部电子系统进行升级，建立 Callcenter，引入 CRM 系统，并注重做好客服分析，并加强了搜索引擎的收录，以为用户提供更有服务。随后，Megastudy 加强了在线考试服务资讯和高考预测服务功能，还成立 Teamplay 计划，为达到学习目标的学生、讲师进行高额奖励，每年投入约人民币 4000 万元，以激励教师和学生。另外，Megastudy 还创建了 Mbest，主要关注于初中线上辅导领域。与 Megastudy 不同，Mbest 初中部本身没有线下中心，且注重加强 1:1 综合管理产品，线下结合班主任服务主动引导学生的学习。值得注意的是，Megastudy 和 Mbest 均将课程体系按照课程难易程度和教师风格进行细分，且哪些教师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哪些教师授课只针对尖子学生等均会在网站上详细的说明。另外，还会细分每个课程适合哪种性格、成绩在哪个区间的孩子学习。

SK 电信与 CHUNC DAHM 合作开发的 Smart 学习服务“English Bean”旨在运用技术手段与英语内容相结合，促使校外教育的

智能化学习服务。“English Bean”服务允许学生重复学习并通过手机用英语记录并展示自己的表达，随后讲师会根据学生的表达和记录进行学习上的指导，并评估学生们录制的表达。另外，学生们还可以通过“English Bean”的网站观看解说讲座的视频，从而达到深入学习的目的。

2004年4月起韩国教育电视台兼广播电台（EBS）开始播放与韩国高考相关的电视课程。经过不断地探索与改进，课程质量和数量不断完善，2010年EBS的课程与教材已经正式与高考所考科目联结。此时，考生们可以在放学后通过EBS辅助完成高考科目学习。另外，EBS课程还支持在线播放，且学生们有不懂或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通过回放反复观看。通过EBS课程，考生们可以保障学习进度与学校一致，或者复习在校学习内容。现象表明，在EBS课程中英语是效果最明显的科目，且韩国家长对EBS满意度很高。

地方政府也逐渐接受了校外辅导的存在。2021年4月8日上任的首尔市市长吴世勋坦率表示，“既然不能遏制课外补习教育的发展，就应该让所有人共同享受优质辅导班的好处”。为此，他推出“首尔学习（Seoul Learn）”工程，主张由市政府财政出钱，购买江南学院（位处首尔富人区的辅导班，辅导质量最高）知名讲师的课程，免费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学习。

（三）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校外教育权益

2006年韩国提出“放学后”计划，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公共场所，并与大学生、家长、企业及其他社会机构进行合作以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有接受校外教育的机会。其在教育方面的作用主要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培养人力资源。“放学后”计划主要针对学校的正规教育课程中很难给予学生的，但又能启发学生能力及特长的多样化学科、非学科及保育项目。二是减少教育差距，降低私教育费用。韩国教育差距大致源于家庭背景及家庭背景影响下的私教育质量差距。该计划为低收入阶层学生、农山渔村地区学生提供免费或低价的教育服务以减少教育差距的同时降低私教育费用。三是提供教育福利。该计划为弱势群体、双职工夫妇、留守家庭、单亲家庭子女提供教育服务以防止未成年人犯罪并将其培养为各方面健全的社会市民。

“放学后”计划的主要推动主体是教育部、市道教育厅及教育援助厅、单位学校，参与主体包括地方自治团体、家长、社会企业等民间参与主体等。与私教育的超前教学、填鸭式学习与强调题海战术不同，“放学后”计划项目包括学科项目与特技特长项目，禁止练习题集、解题式、教材销售为主的开发与实施，并严格禁止超前学习、赶学科进度等行为。“放学后”计划项目主要包括英语、国语、第二外语、数学、科学、社会、音乐、美术、电脑、论述、体育及其他，特长项目主要培养学生们的素质及启发学生们自身特长，以提升学生们的兴趣与特技，完善艺体能及技术启发才能及兴趣。该计划的教师由专职

教师与外部教师组成，负责学科项目教师与负责特技特长项目的教师体量相当。其中，学科类项目教师以专职教师为主，特技特长教师以外部教师为主。小学阶段的“Dolbom”（意为“关怀”）作为最重要的“放学后”计划项目之一。其利用学校闲置教室灵活决定实施实践，尽量满足需求者要求，将时间加长至晚间、周六周末休息日及假期等。为保障服务质量，Dolbom聘用保育资格证书持有者来实施教育服务。

“放学后”计划的民间委托项目包含盈利机构与非盈利机构，韩国政府也在积极努力改进该计划，并鼓励积极可靠的私教育组织参与该计划，提高执行计划的教师质量，完善对双职工及低收入家庭的支持系统等。“放学后”计划是采用发放自由授课券形式保障低收入阶层中小學生能够在无负担情况下自由选择并参与“放学后”计划，以促进低收入阶层子女的自我开发并改善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学业成就度。整体来看，自由授课券年均援助金额不断扩大，受益学生数量也呈上升趋势，农山渔村情况也是如此。

2.3.3 美国：补偿模式

（一）以学生发展为导向

高质量的完成学业一直是儿童及青少年的首要任务。基于此，美国校外教育组织了种类繁多、类型多样、高质量的学术充实型活动（academic enrichment activities），其范围包

括英语、数学、科学等核心课程，也包括园艺、音乐、艺术及技术等辅助性课程。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校外服务并非是学校常规教育教学活动的重复、拓展或是延伸，而是通过组织符合儿童及青少年学生成长需求或兴趣的活动强化与校内课堂教学内容的补充。其种类包括学生家庭作业辅导、提供个性化学习需求、组织互动性活动及营造支持性学习环境等。

具体来看，在家庭作业辅导方面，美国大多数校外教育机构均提供家庭作业辅导工作，以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技巧，培养其时间管理意识与按时完成任务意识。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美国校外教育提供者在准确评估学生课业水平的基础上为学生量身选择适宜的学习内容与方法，以确保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以满足。但此种方式收费过于昂贵，如西尔万（Sylvan）学习中心提供的优质个人辅导改善学生学习成绩服务便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排除在外了。在组织互动性活动方面，校外教育机构重视学生们主动参与情况。通过组织与学生密切相关活动促进其学以致用，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如在 Growing Up Thinking Scientifically（简称 GUTS）项目中，鼓励学生通过设计、检验计算机模型以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态、生物、社会、资源与公共等领域问题等。在营造支持性学习环境的方面，校外教育为学生营造了低风险（low-stakes）环境，以鼓励学生拓展与创新。对此，美国教育发展中心（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曾言，“对一部分学生来说，学校让学

生对失败产生恐惧，我们不希望将这种恐惧移植到课后学习之中”。

多项研究表明，美国校外教育对学生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如“钟外计划（Beyond the bell）”作为美国洛杉矶联合学区（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简称 LAUSD）的校外教育计划对加州高中毕业成绩产生了影响。在加州高中毕业考试（California High School Exit Exams，简称 CAHSEE）中，参加该计划的学生英语合格比例（79%）高于未参加学生的英语合格比例（73%）6 个百分点，高于数学合格比例 8（81%-73%）个百分点。另外，校外教育还有助于提升学生们对科学、艺术、技术、工程的兴趣，如“女孩开端（Girl start）”与“少年科学俱乐部（Science Minors Club）”等，均对学生参加 STEM 课程的兴趣产生了影响。

（二）注重平衡差距

我觉得有必要说明，美国的公立基础教育，区域间差距和校际差异非常大，所以需要校外教育和社会组织，来成为有益的补充和平衡。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美国由民间组织及地方政府开展实施的校外教育服务已延续了上百年，但联邦政府对校外教育进行资助起源于 1998 年推出的“21 世纪社区学习中心（21st Century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简称 21CCLC）”。2017 年，美联邦政府资助 21CCLC 约 11 亿美金，2018 年美国国会又拨款 2000 万美元用以促进 21CCLC 的发展。随着“校外

辅助项目联盟（Afterschool Alliance）”的成立，标志着校外辅助项目作为一项独立的教育事业被国家和社会所认可，这对保证校外教育的规范性与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足以反应美国社会对校外教育的强烈需求，也反映了校外教育对减小教育差距方面的意义。

美国校外教育机构注重核心功能的发挥，凸显了其在育人、推动教育公平方面的专业性。另外，美国校外教育着力于社会救济，注重提升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其校外教育内容不仅以课外补习为主，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在贫困地区开展“校外活动”，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与同龄孩子一样的教育资源；二是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降低辍学率；三是帮助学生认识自身潜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四是开设药物和暴力防治等课程。从基础教育角度来看，美国校外教育在平衡贫富差距与学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平衡贫富差距方面，美国的校外教育一直具有“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偿教育”的性质，其强调对薄弱学校及弱势家庭儿童提供补偿教育，以促进其学习水平的提高。《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及《从头再来计划》将 21CCLC 对象集中在高度贫困地区或薄弱学校。另外，如洛杉矶市长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发起建立的 LA'S BEST 项目已为 193 所小学，超过 25000 名学生提供校外教育。其注重学校、家庭与社区的联动关系，且特别关注在经济和学业上处于劣势

的儿童。

在平衡学业水平方面，与学业水平较高的学生相比参加校外教育对学业水平较低的学生影响更大。因为学业水平较低的学生在校内教育中较少的得到教师的关注，自我期望值也较低，导致其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不高，而校外教育刚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如在美国“中小学课后计划(after school program)”中，学业成绩较低的学生可以获得个性化的指导，从而提升其参加学习活动的积极性，有效地提升了其学业成绩。Deborah 发现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通过频率较高的参与校外学习后与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数学、科学等学科上的成绩差距可显著缩小。反之，如未参加校外学习或参加频率较低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其学业成绩与高收入家庭在数学成绩上的差距会进一步增大。

总的来看，其实学校教育也可以承担校外教育部分责任，但学校组织的弊端在于，学生可能感觉自己在学校参加的课后服务只是延长了校内学习时间，而并未感受到课后服务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三) 供给主体多元

美国校外教育服务需求多样且供给主体多元。美国教育部鼓励公司、学区、大学与校外供给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合作伙伴不仅为校外教育提供了大量资金，还为校外教育项目提供设计与评估等服务以及物品、空间等资源及专业人员或志

愿者等人员支持。在多元主体的合作供给下，美国校外教育服务范围广泛且逐渐多样。

在校外教育供给方面，美国的社区组织承担了大部分的校外教育服务。如“男孩和女孩俱乐部（Boys and Girls Club）”“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 YMCA）”、21CCLC 以及各类体育联盟、宗教机构、图书馆、公园和各类娱乐场所等。大学也作为校外教育供给主体发挥重要作用。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建的“天才少年中心（Center of Talented Youth，简称 CTY）”及杜克大学开启的“英才发掘项目（Duke Talent Identification Program，简称 Duck TIP）”等。美国的大多数福利运动都是由慈善组织发起的，所以慈善组织也是美国校外教育的主要供给者之一。由商人和慈善家共同组织成立的纽约市改善贫困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简称 AICP）遵循“拒绝单纯物质上的施舍，以提高被救济者自身道德与身体素质”为主要目标，开展了纽约市假期学校（vacation school）。在 AICP 的主导下，假期学校迅速发展并扬名全美 29 个城市。随着假期学校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AICP 逐渐力所不能及，随后纽约市教育董事会（Board of Education）接管了这一项目。另外，爱荷华州伯灵顿学区的 Pieces Before/After School Program 项目面向 6-8 年级学生开放的周一至周五早上 6:45-7:45，周一至周四下午 3:00-5:00 项目；美国自然历史

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为 10-12 年级学生定制的自然科学系列项目；特许经营公司西尔万（Sylvan）等均作为校外教育供给主体丰富了校外教育供给内容。

在校外教育参与方面，美国校外教育工作者主要由专职与兼职工作者组成。校外教育全职工作者需要通过当地的从业资格考试。通常，各州的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会公布校外教育执照标准，但各州标准略有不同。兼职工作者包含志愿者，主要包括参与者的家人、社区服务人员、大学生及高中生等。4-H 项目（4-H Program，简称 4-H）作为美国农业部管理下的非营利青年组织主要倡导“做中学”。4-H 主要关注儿童及青少年发展的四个方面——头（head）、心（heart）、手（hand）和健康（health），已经累计提供志愿者 50 多万人，为超过 650 万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过服务。此外，学校教师也大量参与其中，在 21CCLC 中在校教师占总体工作人员的 35%。

美国校外教育并非被看作为学生学习和生活之外的部分，而是被当成学生学习和成长需要的重要部分来进行整体规划与设计的。另外，美国政府将校外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教育教育工程来抓，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家长和家庭提供帮助，以规避儿童成长中的风险。所以，美国的校外教育较为发达且活动类型丰富多彩，已经成为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

主编：关成华、陈超凡

编辑：张熠

内容整理及撰写：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扫描二维码关注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后主楼 1728A

邮政编码：100875

电子邮箱：bnu_wljyyjzx@163.com

网址：<https://chinaiid.bnu.edu.cn/yjpt/wljyyjzx/zxjj8/index.html>